

文 學 叢 刊 ·

嚇，美國嗎

庚 尹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代序

I G 我親愛的朋友：

(上略)

目前是一個複雜多變的時代，不單今年的情勢與去年不同，今天的情勢與昨天不同，就是這一點鐘的情勢也與上一點鐘完全兩樣。時代是永遠的在複雜多變的糾葛紛紜的當中一刻不停的演變着。

而我們研究的文學，是一種時代的現實的反映，牠的中心任務，不在追記過去，而在反映目前，並且指出未來的趨勢。不過以向來的文學形式而論，一篇作品的產生，往往需要一個較長的期間；因為作家創造一篇作品，必須經過許多複雜的過程：首先，作家必須去體驗社會的實際，觀察社會的現實，從多方面的體驗與觀察中發

現作品的材料；然後再將已得的材料加以細密的分析與解剖，找出牠的特徵與要點；更將這些特徵與要點加以概括的綜合與系統的組織，最後方才寫成一篇完全的作品。因此，一篇作品由發動以至於完成，必須經過很長的一個期間——幾月幾年乃至幾十年，有許多偉大的作品簡直是作家一生精力的總結品。可是，在這複雜多變的時代，一切的情勢，一切的人物，都在一刻不停的急激的演變着，作家要以向來的文學形式來把握這時代的急激的演變，是不可能的，而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報告文學的產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

一般的文學作品的製作，必須經過多面的觀察，長時間的醞釀，然後創造出一個具體的形象；所以，這類形象大體是一般的時代中的一般的人物與事件之綜合的表現；譬如我們問一個作家：『你這小說裏的人物是以那一個人做模型的？』他往往回答不出。因為他並不是拿某一個人做模型的，他也許取了這個人的外貌，取了那個人的性格，又取了第三個人的行為……是集合了他所觀察到的許多人物

的特徵與要點，經過綜合的思考，方才創造成功他的作品裏的人物；小說中的事件也同樣的，並不是某時所發生的某一事件的複寫，而是集合了許多事件的斷片，加以作家自己的想像的補充和系統的組織，方才創造成功他的作品裏的結構。可是，報告文學並不這樣，牠不是綜合的表現一般的時代的一般的人物與事件，而是個別的報導這一個時代中的某一特殊的人物所做的特殊的事件；牠所運用的不是概括的思考與綜合的形象，而是直接的感覺與具體的印象；我們如果問報告文學的作家：『你這作品裏所寫的是什麼人？是那一件事？』他就可以具體的告訴你，他是寫的某時某地某一些人物所做的某一事件。

報告文學是適應急激的演變的時代的情勢，而產生的一種文學的新形式；因為是特殊事件的迅速的敏捷的記錄，所以在某一篇作品裏，對於人物與背景以及構成事件的其牠各個因素，往往不及刻畫得很細密，很精緻，人物是「平面化」的，事件是「輪廓化」的；但是，報告文學並不因為有這種缺點就把那藝術價值抹殺，

尤其足以重視的是牠的社會價值；正因為如此，方才能夠方便的得力的抓住時代的情勢的動態，迅速的敏捷的反映現實社會的急激的演變，而負起一般文學作品所不能夠擔負的任務。

我們如果拿畫來比擬，假定一般的文學作品——譬如小說是油畫，是水彩畫，那麼報告文學是木炭畫；對於人物或背景的描繪，油畫，水彩畫，固然能夠畫得比較鮮明，比較深遠，但是在「速寫」瞬息即逝的景象的時候，却非木炭畫不可。木炭畫，雖然只能夠繪出人物與事象的緊要的輪廓，而不能夠作更細密的描繪，但是，牠就把握住那人物的與事象的生命的基點；因為經濟的線條，明快的筆觸，容易激發人的強烈的情緒，反而獲得極高的藝術效果。

報告文學乃文學中的一種最新的形式，在中國尚未曾看到有人嘗試，即在外國也還沒有怎樣豐富的成績；你寫的報告文學第一集，我正讀到了，我十分高興；我知道你在開始這種工作的時候，很少什麼既有的經驗可以參考，所以你的工作是

很困難的。

不過，你在盡你的力，已經開拓了一個新的視野。你現在所取的題材，是屬於世界經濟恐慌中的美國的現實情勢，篇數縱然不多，篇幅即使很短，但是我讀完了之後，頭腦中就清晰的展開了所謂「繁榮」的黃金國的一面的現狀，而且也隱約的透視到牠的前途的必然形成的景象。這是你的報告文學第一集的最有意思的收穫。

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像你在這報告文學第一集中所報導的一類情勢，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隨時隨地正在發生；但是，像你的這樣明快的畫出牠的輪廓的文學作品，中國自然少有，即在外國也不多見；這證明，激變中的一切的新事件與新形勢，如果沒有新的文學形式就不能夠迅速的敏捷的表現出來——這種新形式是正適應這種新情勢（也就是文學的新內容）而產生的。如果期望文學的能夠迅速的敏捷的反映出急激的演變的時代中的一切情勢，那就應該勇敢

的來嘗試這種文學的新形式。

你的勇敢的嘗試，在這時代，對目前的中國的文學界，正貢獻了很可寶貴的經驗！希望你能夠在這方面繼續努力，企圖獲得更豐富的成績！

（下略。）

你親愛的朋友 I K。

開始了

先介紹一下。

我有一個要好朋友，叫林廣。

他十一歲，漂流到美國去；二十四歲，漂流到中國來。他在美國的時候，跑過許多繁華荒僻的地方，見過許多離奇古怪的人事，受過許多辛酸苦辣的災難……。

他與我，談了許多話。唔唔！吔！吔！吔！吔！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現在，在此處，大刀闊斧的，粗枝大葉的，給我記下一點來了。
你要是有興趣，那麼，不妨看看。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夏天，在上海。



一個女朋友

我們念念不忘的紀掛着，多齊小姐啊！

多齊小姐，與我們在一個工人子女學校裏同過學。

我們曾經去訪問多齊小姐的住家；她的住家，很不差；有沙發，有收音機，有一部汽車；他的爸爸，哥哥，是××工人，收入很好；她的媽媽，姊姊，很愛她；她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弟弟；日子過得很鬧熱的。

我們有一次，很羨慕的對她說：

『你的境遇，很好！很好！』

她有一次，其實是誠意的對我們說：

『我願望你們，都能夠快活一點；假如誰，弄到一套比較整齊的衣褲來穿，我可

以陪他去玩；到康尼島去玩，歡喜嗎？那邊很好玩哪！

可是，我們就向她，蹣蹣嘴唇，翻翻白眼；並且，有一個就用有點刻薄的口氣回答她，說了這樣的一大堆：

『謝謝，謝謝，多齊小姐！你請把這一份好意，去給另外的人吧，那樣子好看的小白臉，有的是！他們不僅衣褲整齊，而且頭髮光燙，面孔胖胖的，閃亮的皮鞋走起路來那麼乖得乖得的，蠻漂亮的！對的，那邊很好玩哪，我們知道的。公子哥兒，臭花娘子，要幽會，或者談戀愛，或者害相思病，多到那樣的地方去玩的。你懂了，有點意思了，那麼就一個人去也可以，包你有小白臉來吊膀子的。小白臉，很多很多！都在起勁的找姘頭，他們是發騷的雄鷄那麼，篤篤的奔着奔着，正是急急忙忙的，急急忙忙的，去追逐雌雞似的！』

『嗨！』

多齊小姐，長長的眉毛，豎了一豎；圓而又大的眼睛，映了又映；腮幫上立刻浮起

玫瑰色的兩個酒渦來了。『嗨！』這麼清脆明朗的喊了一聲。接着咕咕咕咕的笑起來了。

多齊小姐，那時候，年紀很輕，只有十七歲。是很天真爛漫的。

我們後來，絡絡續續的失了學，先先後後的不能夠再進學校去了，就與多齊小姐分別了。已經好幾年了。

好幾年來，我們轉輾流離，好像爛泥田裏滾石曰，越滾，越壞，一場糊塗，淒慘極了。半工半讀的夢，已經破碎了。並且就是做工，也不趁心，常常失業。甚至於要混一張嘴，也非常不容易。

我們落難了。有很多走散了，彼此的生死存亡，完全得不到一點消息。有很多却絡絡續續的又會面了，先先後後的住到紐約的郊外來了。

紐約的郊外，落難的人，碰來碰去，不計其數。當然還是人，不是泥塑木雕的；所以穿的，吃的，住的，到底少不了的。

於是彼此互相幫助，挖泥，做坑，把別處檢來的木板，木棒，七搭八搭的搭好，再蓋上一些石塊，瓦片，或者半爛的洋鐵皮。這樣的做成了暫且躲避風雨的住家。不消說是壞透的。

於是在白天，不論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年青的，成羣結隊，跑往各處，零碎的拍賣氣力，不論怎樣苦的苦工也做。實在沒有辦法，就厚起面皮，蹣到街頭，低了頭，屈了腰，伸了手去，向來來往往的行人懇求布施一點。或者到那堆有垃圾的地方，去兜圈子，做廢物利用的事情。出於萬不得已，在黑夜，不睡覺了，冒險了，也去爬窗撬門，偷一點，盜一點，不管私有財產制度的現在這是所謂犯法的行為。不消說，是在侮辱中，卑屈中，悲苦中，硬住背脊骨掙扎的。

而在這樣落難的時候，而在這樣倒楣的地方，我們誰都料想不到，與多齊小姐竟又會面了！

多齊小姐，如今與我們一樣了。她的住家，不像從前；已經沒有沙發，沒有收音機，

沒有汽車；甚至於只有弟弟還在了一起了；她的爸爸，媽媽，哥哥，姊姊，都不在一起了；他們那裏去了？怎樣了？這不大清楚；我們沒有問她；她也沒有向我們說；想來與大家一樣，因為天災人禍，弄得七零八落，終於生離死別完了！

多齊小姐，與從前完全不同了。生活的內容，決定了個人的意識。正如時代的內容，決定了大眾的意識。就是這個道理吧。

『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是我們的血與汗所製造的！』

這一類忿忿不平的口聲，在紐約郊外，隨時隨地可以聽到的。

不過多齊小姐聽到了，她那長長的眉毛，豎了一豎，好像畢挺的兩條標槍了；兩顆圓而又大的眼睛，趁勢吊起來了；蒼白的面頰，突然發出紅炎炎的光輝；她非常沉著的，然而又是非常熱烈的說了：

『沒有我們自己應該享有的一份，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我們自己，一向糊塗，過於懦弱，太不爭氣！所以讓一班壞蛋，拿走了我們的一切！於是他們那邊，積蓄起

來的是財富，是罪惡，能夠那麼的奢侈，那麼的造孽。於是我們這邊，積蓄起來的是貧困，是不幸，只有臨到災難，臨到做犯人做奴隸。不過我們是否永遠的絕望！』

多齊小姐與我們，分別好幾年了，在重又會面的第一次，就聽到她說了這樣的話，實實在在給了我們很大的刺激！

多齊小姐，不久成為我們的中心人物，成為我們的原動力。她不時供給我們的，是無量的鼓勵，是無量的勇氣。她幫助我們，深切的認識許多問題，正確的解決許多事情。要是有她在場，我們總特別興奮，特別振作，特別有頭緒，特別有膽量。

所以，當饑餓遊行發動的時候，我們是屬於最激昂的一羣的，是有力的基本隊伍。多齊小姐，是我們這一部分隊伍的領袖。

那一天，上午八點鐘光景，各處的隊伍，很快的會合攏來了，就我們這一路，大約有七八萬人。

我們很嚴肅的，浩浩蕩蕩的，繞過許多街道，決定到彼德列公園去開露天大會。

同時，另外有一路，同樣的大約有七八萬人，到中央公園去了，也開露天大會去了。

還有順便從弄堂裏衝出來的，從街道上跟了來的，自動參加來的人，很多很多。根據調查，兩處地方，一共有二十多萬人。

在街道上，警察也比平常多多了，頭一伸一伸的，眼睛骨碌骨碌的，神色慌慌張張的。汽車，電車，貨車，都停住了。只望到人，人，好像潮水一樣的湧來，湧來，湧來。旗子，傳單，帽子，紛紛的正在飛揚。一陣一陣的喊聲，宛如震天動地的大雷雨，打激着整個紐約，打激到全市民的心上！

彼德列公園，一會兒工夫，就給人擠滿了。

我們都非常興奮。多齊小姐，尤其興奮。她決定演說的。

我們這邊，最先一個爬到木凳上去的，好像一尊銅像一樣高高的站起來了，那就是多齊小姐！

多齊小姐，胸部略略的挺出向前，左手屈一個V字，手掌兜住嘴巴，右手握好拳頭，鐵鏈一樣的揮擊到空中，開始演說了！

「諸位，親愛的兄弟姊妹！爲的要求一片麵包不得不拚命的人們……！但是，情形不妙。正有大隊的警察，望到演說的人，就橫衝直撞的撲過來。多齊小姐，話才說了一個開頭，警察已經撲到跟前，把她一把抓下去了！多齊小姐，在警察的暴力之下，一邊掙扎，一邊想再爬到木凳上去。另外決定演說的人，自然立刻的爬上木凳去了。」

「……！」
不過也只說了一個開頭，又被警察一把抓下去了！一個跟斗，兩腳朝天的跌下去了！

又一個爬上木凳去了。

「……！」